

地不老，天不荒

冯亦代

地不老。天不荒。

时光之潮莽莽。是有情，是无情？

熙熙人潮。汨汨世态。是热闹，是孤寂？

两个影儿，各自的背上驮着重物，蹒跚从远方走来，越走越近。闹不清他们的表情是陌生还是熟稔，是欣喜还是感伤。

他说：放下歇歇吧。小妹。

她说：我放不下。二哥。你呢，你放得下吗？

他答：放不下，那是命运。得驮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。

她：是啊，好重啊，我驮不动了……

他：……那就都放下歇歇。让我们一块儿捡捡分。我帮你。

她：怎么能让你帮我，该是我帮你。

他：两人一块儿走，有人作伴就驮得轻些。

于是两人都靠着墙根，抵着重物，挫下身来歇口气。

于是，我们就先把各自的“从前”粗粗地捡了捡。

于是，就有了这本各自从未想到的《；——命运的分号》合集。他和她的小名都换了大名连在一起，还很不习惯。

由此，我们共同驮起了命运，有商有量地再往前去；天知道是轻了，还是更重了？……

一九九四.六.二十八.

七重天

目录

地不老，天不荒(序) 冯亦代

· 冯亦代辑 ·

3		我要个疼爱我的妈妈
6		祖父的故事
13		想起祖母

16		父亲
26		阿姊
37		“后市街”的童年
43		故园哀思
51		忆香港
71		抗战，在重庆.....
109		她就是她 ——悼亡妻郑安娜
154		一封无处投递的信
159		辞听风楼
162		附：听风楼——一本摊开的书 (叶稚珊)
		编后记

冯亦代辑

双叶丛书



我要个疼爱我的妈妈

有母亲的人有福了，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当我还未入学时，我的一位表姊就挽着我教会了这两句诗，而且还告诉我一个人决不能忘掉他的母亲。

我从来没有忘掉我的母亲，但是我没有母亲。即使如今我年已耄耋，我还是渴望有个母亲，所以如此，因为我是个从小就没有母亲的可怜儿。我生下地一个月光景，我母亲便因病去世了。我那时还在冥顽不灵的襁褓之中，当然不会知道没有母亲的苦恼，更不能记起她的容颜；因为母亲患病需要静养，只能置我于他室，由乳母喂养。我认识母亲，是在四五岁时看到老家后轩壁上挂的大照片。她梳着当时流行的日本式发髻，乌黑地耸在头顶，显出她的脸色格外白皙，简直快成为惨白了。圆圆的脸上荡漾着安详，一双深邃的大眼睛，左颊上有个酒窝，穿着月白色的衣衫。大照片只是个半身，她的双手如何？她的体态如何？我什么也不知道。以后听大人说，母亲生前身材苗条，婀娜多姿；不过仅此而已。而在我的梦想中，母亲的身影更较这幅大照片丰富得多，特别当我上了

学的时候。每当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温习功课，我的身边必然会坐着虚幻的母亲，她侧着头望我，一脸慈笑。那样使我小小的心田里，满怀着对母亲的依恋；然而，这只是我的幻觉，因为只要我激灵一下，幻觉便消逝了，我看到的只是陪着我读书的奶妈。少时不识愁滋味，但在这时我心里也会感到一丝苦涩。以后我常常注视这幅照片：我高兴时，母亲露着浅笑；我受了委屈，她脸上便显出悲戚。

祖父喜欢孩子，我有四个姑母，因此表兄弟姊妹一大堆，都住在我家，而且都和我一般年龄。孩子们在一块，哪会没有磕磕碰碰的。但是他们都有母亲的抚爱，而我呢？只有心头没有母亲的凄怆。

大概七八岁时，祖母去世了，父亲刚刚在外地续了弦，带着那位新婚的继母奔丧回家；我好不高兴，逢人便卖弄我有个妈妈了。祖母丧事过后，父亲又谋生远行，把继母留在家。应该说有了妈妈，我的处境可以比较泰然了，可是人世间又有多少事是难以符合一己想望的。继母好玩牌，每晚她邀集左邻右舍在后轩玩牌，我便在另一只八仙桌上温习功课。到今天值得我感谢她的，是她养成了我惯于在喧嚣中读书写字的习惯。她原来是个小学教师，可从来也不过问我的功课。当我不能计算数学课本中的四则运算题时，我只能泪汪汪地回头瞧着母亲的大照片，祷告她引领我逃脱这数字的迷茫。我不敢问我的继母，因为我害怕她暴躁的脾气。我在小学一二年级书读得不好，经常是班里的末几名。

继母常常写信去向父亲要钱，以要为我添置衣物为由，事实上我身上穿的除了那件出客的长衫外，便都是缝补过的了。这情况不知怎的为父亲所知，有一天他突然回到老家，直奔楼上我的住房，把我的衣箱打了开来。接着就是父母的争吵和他们的仳离。我又成为没有妈妈的了，我哭着对父亲说不要和继母分手。因为我不愿过没有妈妈的生活，而他只是对我凄然一笑。

从此我又没有妈妈了，但对于妈妈的梦想，始终铭刻在心头。每有苦恼时，我便会想起有个母亲是多么幸福的人。我可以向她诉说，向她撒娇，向她……向她……然而这一切在我却永远是个无法完成的梦想！

如今我已垂垂老矣，但心头的一角还留着一点伤痕，那就是我对于有一个母亲的企求。七重天楼下有个小花园，风和日丽时我去散步，看见邻居年轻的妈妈们推着小车里的孩子，一张张如花的面容，我的心便会变得格外柔和，但也黯然神伤，因为我记起孩提时的梦想。

这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想呀！如今只能成为我一生的缺憾了。

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七重天

祖父的故事

在我童年的岁月里，我是把祖父当作英雄人物看待的，因为他曾经是太平天国一支部队里的小师傅，须知那时他仅仅是个十一、二岁的孩子呀！

夏夜在院子里纳凉，或是冬夜在睡前一家小孩群集在大厅后面的后轩时，我就腻着祖母讲故事。有多少个夜晚她就讲多少个故事，但我最爱听的，而且引以自豪的，则是我祖父的故事。

祖父在幼时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杭州的时候，他跟着他的寡母，也就是我的曾祖母，逃出杭州，上路去宁波附近的慈溪避难。那时一般老百姓听信了清朝的官方宣传，正如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宣传一样，没有一个老百姓不害怕的。太平天国的部队未到，老百姓就纷纷逃避。有的从东逃到西，又有人从西逃到东，像个没头苍蝇一样。祖父有个姑姑嫁在慈溪，曾祖母决定带着祖父这支独根苗，到慈溪暂避。但是没有走到钱塘江就被逃难的人群，把他和曾祖母冲散了。祖父只知慈溪在东南方，便沿着钱塘江下游走去，半路上遇到太平天国一位丞相的部队，他便被太平军收容了。他们叫他“小

把戏”，因为我祖父长得并不高，虽已十一、二岁，看起来还是个九、十岁的孩子。他跟着部队跑，调转方向，反而溯江而上了。太平军所向披靡，不几天就打到了金华、建德一带。他给部队里的文案师爷当小跟班，倒也两下相安。

这一天合当有事，南京天朝下了个急令给浙江，传檄到丞相的部队。文案师爷外出一时找不到了，而且丞相是个不识“之乎”的人，他急得不得了，便问手下谁是识字的。文案师爷的另一个随从便说“小把戏”不但识字，还会写字。丞相便把我祖父叫去，祖父果然把檄文上的字认出来了，而且一清二楚。这时文案师爷也回来了，夸奖了我祖父一番。自此我祖父便脱掉了“小把戏”的帽子，戴上了“小师爷”的帽子，也不再做文案师爷的侍从了。有些小事，如抄写安民告示等等，文案师爷懒得动手，便吩咐我的祖父去做。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，这位丞相的部队向江西一带撤退。撤退前为了便于行军，便把在浙江跟他们的人聚在一起，回家与随军让他们自己选择。这时我祖父便说要回杭州，因为他还有老母在慈溪一带，他要去找。这位丞相便赏了他两锭金元宝，叫他自寻生路。

祖父是个文绉绉的人，除了拿笔，不会拿刀，因此虽然他也插了把刀作为防御歹人的武器，但人还没有离开建德城十里路，他的两锭金元宝便为人抢走了，他一路讨饭回到杭州，幸而有位邻居也逃回来了，两个人便安顿下来。可是祖父思念他的母亲，他想还是一路讨饭去找寻曾祖母为是。这样他把三间

故居托给邻人，自己上路向慈溪而去。

曾祖母在慈溪乡居虽然一日数惊，但却没有遭兵燹之灾；祖父找到了他母亲，便一同回了杭州。这时他的邻居说每晚在我家的院子里有白光出现，便百般刁难孤寡，硬把这三间房买去了。他满心想在原来我家里的地皮上挖出窖藏，不图挖出来的尽是人头人骨，原来太平军曾经把这一带圈为营地，我家的院子，便是杀人养马的地方。这位邻人对此居处所望者奢，不图买了下来，窖藏未获，挖出的尽是骷髅和尸首，一气一惊，竟然得了怔忡之症，没几年便下世了。这是孩子们最喜欢听的一段，因为听起来毛骨悚然；而祖母讲到这里，也总要评论几句，如说一个人不能有贪心，有贪心必无好报应等等。然后她继续讲下去，说到我们眼前的居处。可对这些，孩子们已无兴趣，便一个个打起瞌睡，都去睡吧，明天还要起早上学。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我把祖父当作一位英雄，也许因为那时看了些公案小说，除暴济贫，似乎成了我的大志。同时我也可怜祖父，小小年纪，便要讨饭寻母，这是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行为。

那时祖父在嘉兴盐公堂当师爷，每年回一二次杭州，我牵记着他，总希望他回来多住些日子，因为他虽貌似严峻，心里却很喜欢我的。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他这师爷是做什么的，大概是秘书和总务一类的工作吧。不过每次回来，他都总带一两块三尺长的木牌，上面怎么写的，我现在已记不清楚，总之是分销盐的招牌；他是拿这些招牌回来去盐运使衙门打

公印的。他从来不和我们说幼时在太平军中的事，我常常拿祖母的话要他证实，他不过淡淡一笑，说讲这些陈年烂芝麻的事情做什么。

祖父喜欢孩子，我的几个表兄弟姐妹都住在我们家里，平时总对这批孩子乐乎乎的，除了孩子们闹得太厉害。我和他很亲，倒是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显得生份，因为他们几年都不回家，在外谋生。

后来我大了一点，表姐们都自己成了家。祖父也退休家居，到了冬季，每天要喝一两盅五加皮或虎骨酒，特别是在下雪天。每次他的下酒菜，总是我放学时在市上买了给他带回来的。那时祖母去世已有几年了，祖父也留了长髯。我最喜欢看他俯在炭盆边烘热他的双手。天色已是薄暮，屋子里渐渐暗下来，炭火映着祖父微红的脸，又飘拂着银色的长髯，真是美极了。我一进他的屋，他便问今天买了什么啦，我说是白切羊肉，他嘿嘿地笑了下，因为他最喜欢吃羊肉。接着便起身把烫酒杯拿出来，就炭盆上的开水壶倒了水把酒盅涮了，然后在杯里倒上了开水，又在小酒盅里斟上了酒，再把小酒盅坐在开水杯里，盖上了盖子。于是打开了纸包把手指着我说，你先喝口酒，吃块肉，刹刹路上的寒气。每逢他的手一指，我总有点凄然感，祖母故世了，父亲和叔父都在外地，四个女儿两个在上海，两个寡居在家里，我的婶母操劳着家事，堂弟住在里西湖学校里读书，眼前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有时我放学回来，看见他茫然地望着炉火，这老人在想什么呢？还是在回忆在太平军里生活

或是沿途要饭的旧事吗？我想到自己从小没有母亲，履行母亲之职的祖母也墓木已拱，我们祖孙两代又会怎样的结果呢？但是他一看我回家，似乎他早在等我买回的熟食带回家，但又像不是；似乎他要对我说许多话，而到了嘴边又变成无言的沉默。

有一年北伐军到了杭州，他变得兴奋起来，似乎年轻了些。一天，他对我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，不是跟洪羊（指太平天国）行的一样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太平天国行的什么制度，他愠然地说，你也不小了，应该懂得些历史了。于是他说太平天国是把田地分给农民的，大家有田种地，那又多好！我这才发觉为什么有亲戚来劝我祖父置田地时，他那种坚拒的态度。逐渐我从他的谈话中，略略窥测到一些门径。譬如他最早时期欢迎过康梁变法，以后辛亥革命后又把父亲和叔父送到日本去留学，我的大姑父考取了留日的官费，那时他和我大姑母刚结婚不久，为了使两个小的不赋分离，祖父便自费把大姑母送到日本去学绘画。我才意识到我祖父是个维新派。

自从祖父自太平军回来后，他便没有再读什么书，他鄙弃时文、考秀才。据说曾祖母在死前还要求祖父去应乡试，但是祖父断然拒绝。也许当时他就有种在太平军中渲染到的民族感了。康梁维新失败后，他要祖国强盛起来的信念，并没有少去半分。总之，在太平军快两年的生活，在他心上是打上烙印的。

我刚懂事的时候，杭州正弥漫着一股实业救国的气氛，祖父也很热心；那是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后

的另一出路。祖父有位友人许緘甫先生办了武林铁工厂，他还是浙江甲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；另一位友人朱谋先先生则办了纬成丝绸公司。祖父卖了祖母的细软，还劝说几个至亲，在这两个公司里投了资。他曾经带了我参加股东会，但我只知道这两家公司因为发不出股息和红利，都记在股东名下作公司的增资，在解放前就没有发过股息。这两家公司走上风只有一年，以后便走了下坡路，最后铁工厂停工，丝绸公司则时而开工，时而停工，事实是名存而实亡。祖父曾经感喟地对我说过，我的股票当然不值什么钱，损失也就算了，倒是这两家经营的工业十分可惜；我们做不过日本人的生意哟。只有在我读了些进步的书籍之后，我才明白半殖民地的工业必然要失败的道理。

祖父在退休后每天深居简出，只以看家藏的旧笔记旧小说等作消遣。但是不知怎地他忽然对于我看的《创造月刊》、《洪水》、《雨丝》、《奔流》等杂志和鲁迅先生的作品发生了兴趣。每逢我买了回来，他便先拿去看，看了还我，只说这是些好书，有时候，他在酒酣耳热之时，也会写几句旧诗，有时给我看，有时不给我看，最后则是一把火全给烧掉。这时我自己也在学习填词，有一天我给他看了，他说你还早哩！

那时杭州人家居无事，每以打麻雀牌为乐，一时风行，成了杭州人生活中的时髦行为。我家里的几个姑母也浸淫于此，但是祖父则深恶痛绝。他总说一个人最没出息就是赌博，一个人赌上了瘾便没了志气，

你可千万别学你的几个姑母。有一晚，姑母们来了上海客人，午饭后便坐下来抹牌；吃了晚饭还继续玩到深夜。祖父很生气。便从床上起身来制止。打牌在后院，他住在前院，从前院到后院必须走过一个天井，天井里有石台阶。大概他走时匆促了一些，又在气头上，一脚踩空，便从高台阶上摔了下来，成了老年性骨折。如是他缠绵于床第者二年，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后去看他，他已经奄奄一息了。隔不了几天，他就故世，享年八十二岁。

祖父故世后，我狠狠地哭了几场，我觉得老家再没什么可留恋的了。过了些时，便搬到我四舅家去住。但不时我还回老家去看看，总要到祖父住过而如今显得空荡荡的屋子里逗留一下。

我眼里闪过一个一路乞讨的穷孩子的身影，我想到他一生为振兴家国梦想的幻灭，然后我依稀看到他酒后微醺的脸，似乎歉然地对我说，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的，只有你爱听的我幼时的这个故事。

一九八五年旧历除夕

想起祖母

读报看到西湖之夜的消息，这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西湖边的我，真是个莫大的诱惑；因此使我突然想起我的祖母和我的童年，以及我步入老年后，重游故乡的怅惘心情。

从我在后市街的老宅到湖滨，大概要走半个多小时，但那时走路是从来也不计时间的，何况童年时还有代步的人力车。祖母喜欢游山玩水，下着蒙蒙春雨的清晨或是月上梢头的黄昏，她都会雇辆车，在膝头坐着我，到湖滨去散心解闷。她带着我在湖滨一直走到五公园（那时还没有开辟六公园）然后领着我走回来，一路她指点湖山，告诉我那些名胜古迹，享受大自然给人类的厚爱。乏了，便带我到沿湖马路上的西园茶楼，边喝茶边前朝后代地谈着，一直到吃完一碗虾爆鳝面，才尽兴回家。

我很喜欢这样的闲行，一面还可听祖母讲古。她讲的都是与西湖有关的事情。讲到岳母刺字，便意气风发，讲到风波亭，又不胜叹息。祖母识字，会背诵千家诗，却没有读过书，她说这些故事是听人讲后，再去找书看的。她讲的故事范围很广，现在想来，那时